

未晚斋语文漫谈

吕叔湘

语文出版社

WEIWANZHAI YUWEN MANTAN

未晚斋语文漫谈

吕叔湘

YUWEN CHUBANSHE

语文出版社

(京)新登字074号

WEIWANZHAI YUWEN MANTAN

未 晚 斋 语 文 漫 谈

吕 叔 湘

*

YUWEN CHUBANSHE CHUBAN

语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51号 邮政编码: 100010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东光印刷厂印刷

*

787×960 毫米 1/32 3 印张 45 千字

1992 年 6 月第 1 版 199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定价: 1.50 元

ISBN 7-80006-509-X/H·122

序

收在这本小书里边的有关语言文字的札记是应《中国语文》编辑部的邀约，在那个刊物上分期发表的。篇数不多，性质倒是多种多样，长的有点像一篇小论文，短的像一篇补白，叫做“有话即长，无话即短”。写这样的文字不需要戴帽穿靴，海阔天空，无拘无束。可是也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交稿的日期逼近而文章未写，甚至连题目还没抓着的时候，就叫苦不迭了。总算还好，居然从1989到1991糊弄了三年。现在是老态日增，健忘日甚，不能继续下去了。姑且把已经写了的二十几篇连同在《读书》上发表的三篇，集成一本小书，就正于对这种杂拌儿笔墨有兴趣的读者。

吕叔湘

1992-01-24

目 录

一 语言的“任意性”和“约定俗成”	(1)
二 动词性语素组成的名词	(3)
三 太阳、雨、客人	(4)
四 “他或她”	(5)
五 “绘声绘影”与“绘声绘色”	(7)
六 “爹爹”和“哥哥”	(9)
七 关于成语	(11)
八 张恨水的幽默	(13)
九 熟语变形、变义	(14)
一〇 一个“普通人”的话和他自己的解说	(16)
一一 “使功不如使过”的出处	(18)
一二 词类活用	(20)
一三 “物”作“人”讲	(25)
一四 宋人笔记中某些字音字义	(30)
一五 馒头和包子	(33)
一六 五奴	(35)

一七	奇文共欣赏·····	(38)
一八	陈刚的《北京方言词典》·····	(44)
一九	新华社电讯中的文字失误·····	(48)
二〇	单名以及有关写信的用语·····	(51)
二一	拉开帷幕和降下帷幕·····	(55)
二二	衬字性质的“它”·····	(56)
二三	指示代词二分法和三分法 能不能比较? ·····	(60)
二四	“他(她、它)”到哪里去 了? ·····	(65)
二五	由笔误想到的·····	(68)
二六	人称代词图解·····	(70)
二七	有感·····	(74)
二八	多事和省事·····	(75)
二九	苏东坡和“公在乾侯”·····	(77)
三〇	剪不断，理还乱 ——汉字汉文里的糊涂帐·····	(82)

一 语言的“任意性”和 “约定俗成”

外国学者讲语言学，常常讲到语言的“任意性”，中国古代学者则讲“约定俗成”。其实这二者并不矛盾，可以说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或者说是两个阶段。第一个人管牛叫“牛”，管马叫“马”，可以说是其中有任意性，别人完全可以有别的叫法。可是同一部落的人没有个统一的叫法，那就要乱套，得把它统一起来，这就是“约定俗成”。

就现代汉语而论，词语的构成方面就有很多约定俗成的例子。有一类重要例子是同义的字用在复合词或短语里边往往各有所宜，不能互换。下面举例。

- (1) 亲嘴：亲口（他～告诉我的）
豁嘴：豁口（城墙、围墙的～）
- (2) 病畜：兽医 鸷鸟：猛禽
水鸟：涉禽

- (3) 后世：后代 传世（有文集～）：传代
 (4) 外事：内务 海事：港务
 (5) 远视：远见 短视：短见（=寻死）
 (6) 戏词：戏言 微词：微言大义
 (7) 供电：给水 供宿：给假
 (8) 保苗：护林 保姆：护士
 (9) 黑白分明：不分青红皂白
 (10) 白手起家：赤手空拳（白、赤=空）
 (11) 早上、晚上：年下、节下

以上是同义字在不同的组合里各有所宜的例子。

下面再举几个其他情况的例子。

- (12) 火轮车——>火车：火轮船——>轮船

- (13) 铁道西——>铁西（沈阳）：铁道里——>
道里（哈尔滨）

- (14) 尺寸 = 长度（具体义）：分寸 = 适度（比喻义）

- (15) 手脚（～灵便，等等）：脚手架（*手脚架）

- (16) 应邀，应约：*应请（但“应某某之请”），*应求（但“有求必应”）

- (17) 爱憎，好恶：*好憎，*爱恶（虽然“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见于《论语》）

以上种种情况都可以用“熟语性”来概括，也就是“约定俗成”在词汇方面的表现。

二 动词性语素组成的名词

很多名词是由两个动词性语素组成的。例如：

战争	诉讼	饮食	穿着	行为
涵养	睡眠	约会	动作	写作
绘画	刺绣	雕刻	记忆	开关
计量	缝纫	买卖	会议	布告
待遇	报酬	收获	经验	思想
见识	见解	见闻	感想	修养
作用	呼吸	知识	学问	消息
是非	反切	交通	顾虑	成就
装束				

有许多职务名称也是由两个动词性语素组成的，其中有的原来带一个“使”或“员”之类的字眼，有的没有经过这一过程。例如：

经理	书记	教授	出纳	传达
警察	巡抚	守备	裁判	翻译
编辑	校对			

三 太阳、雨、客人

我们可以说“出太阳了”，也可以说“太阳出来了”。可要是把这两句话的语序倒换一下，就都不能说了。如下：

出太阳了。 太阳出来了。

*出来太阳了。 *太阳出了。

把“出太阳”换成“下雨”，只有一种语序可以说。如下：

下雨了。 *雨下了。

*下来雨了。 *雨下来了。

把“太阳”换成“客人”，又是一种格局。如下：

来客人了。 客人来了。

*出来客人了。 客人出来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很值得研究，有兴趣的同志不妨试试。

四 “他或她”

1988年第11期的《北京文学》上有一篇小说《黄伞》，里边说到一家人家，主人两口子都不在家的時候，来了一位客人，等了一会儿就走了，落下一把黄色的伞。主人夫妇回来问保姆，客人什么模样，留下话没有，保姆回答不上，甚至连客人是男是女都忘了。“再一个清晨，两口子临出门对银娣千叮咛万嘱咐，倘若那人再来而他们都未回家，一定要问清他或她姓什么叫什么从哪儿来为了什么，并且最好请他或她留下来等一等，给他或她沏一杯茶，倘若他或她又不等到主人回来便走掉，那么一定提醒他或她别忘了带走上次留下的那把黄伞，并且应当记住他或她大约多高大约多大是胖是瘦穿着打扮有什么特点说话有没有口音……”

这一段话里边，“他或她”出现六次。实际说话里边会出现“ta或ta”吗？肯定不会。大概只会出现一个字——ta。这个ta写成汉字是“他”还

是“她”呢？大概只会是“他”，因为“他”是老字号，“她”是分店。紧接着的底下一段是银娣说话，她说：“我让他留张条子再走。”……她没有说“他或她”。为什么作者让这两位主人说“他或她”而让那保姆说“他”，为什么要作这样的不同处理呢？大概是借此表示他们的文化高低不同吧。然而“他或她”是绝对不会出现在实际说话里边的，不管加不加引号。

下面还有一段：“吃饭的时候她问他：‘你在单位里是不是跟人家讲了？’他愣了一下，摇头。她便知道他一定是穷极无聊，跟同事们讲了家里忽然多出把黄伞的事儿。她用劲扒饭，筷子碰得饭碗嘭叭响，两眼恨着他。他心中直后悔。”

这读起来没有问题，可如果是拿到电台去广播，就又弄不清是男的埋怨女的还是女的埋怨男的了。要不看书光听讲，至少得把第一句改成“吃饭的时候女的问男的”。

总之，咱们得记住：“她”是个只能在书面上起作用的字。

五 “绘声绘影”与“绘声绘色”

记得小时候念书，不知在哪篇文章里念到“绘声绘影”四个字，觉得奇怪。老师说：“这是极言文章的描写生动。你想，声音看不见，影子看不清，尚且能够画出来，别的就更不用说了。”

可是我后来看到的文章，都写的是“绘声绘色”，查了几种成语词典，也都只有“绘声绘色”。我想，“绘声”当然是了不起，“绘色”有何难，怎能相提并论呢？近来遇到两个“绘声绘影”的例子：

此回写名伶谭鑫培之声势、排场、架子、神情、谈吐，绘声绘影，惟妙惟肖。（徐一士：《负曝闲谈》第25回评考）

加上当时贴在家门口的大字报上，还有许多关于乔林的桃色新闻，绘影绘声，使乔林再没法忍受。（韦君宜：旧梦难温，人民文学86：2）

我相信这两位作者的语文修养，坚定了我对于“绘声绘影/绘影绘声”之为正确的信心。

最近又有友人抄录两例见惠，转录如下：

上文如杨执中、权勿用等人，绘声绘影，能令阅者拍案叫绝，以为铸鼎象物，至此真无以加矣。（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第17回评）

曩制《春燕词》四首，绘声绘影，殊惭体物之工；宜雅宜风，聊寄缘情之感。（清·秦淮画舫录，下卷，徵题，抑山：忆燕词·序）

可见“绘声绘影”由来已久，“绘声绘色”是以讹传讹。

六 “爹爹”和“哥哥”

元曲《墙头马上》第三折有下面一段：

〔端端云〕妳妳，我接爹爹去来。〔正旦云〕
还未来哩。〔唱〕【么篇】……你哥哥这其
间未是他来时节。……【豆叶儿】接不着
你哥哥，正撞见你爷爷。……

“爹爹”和“哥哥”所指相同，都是父亲。称父亲为哥哥，是唐朝的风俗，居然到元朝还存在，以前还不知道。敦煌石室里发现的句道兴《搜神记》也有相同的例子：

其田章年始五岁，乃于家啼哭，唤歌歌娘
娘。（敦煌变文集884）

这《搜神记》的年代不晚于唐朝。写做“歌歌”也是时代较早之一证。

按顾炎武《日知录》卷24有关于“哥”的一条：

唐时人称父为“哥”。《旧唐书·王琚传》：

玄宗泣曰：“四哥仁孝，同气惟有太平，”

睿宗行四故也。玄宗子《棣王琰传》：

“惟三哥辨其罪，”玄宗行三故也。有父

之亲，有君之尊，而称之为四哥、三哥，

亦可谓名之不正也已。

玄宗与宁王宪书称大哥，则唐时宫中称父称兄皆曰哥。

赵翼的《陔余丛考》卷37也有一条谈“哥”，除引用《日知录》外，还引了些兄称弟为“哥”、父称子为“哥”、僚友相称为“哥”，以及为儿子命名（小名）带“哥”字的例子，结论是不足为怪。

可是我总觉得别的情况都比较容易理解，即说话的人借用一晚辈的身分说话，惟独子称父为“哥”不好理解。“哥”外来语，最早还写作“歌”。我怀疑这跟我国北方某些民族长子继承亡父的妻妾（除生母外）的风俗有关。这就有待于历史学者和民俗学者的研究了。

七 关于成语

翻翻最近一期的《读书》(1989年4期),在前后相近的两页里边发现两个错字,都出现在成语里边:44页末行“有人讥为‘清谈’或‘风花秋月’”,“秋”为“雪”之误;49页8行“瑕不掩玉”,“玉”为“瑜”之误。因为这一篇是座谈会的发言记录,“未经发言者寓目”,所以责任在记录者。可是转念一想,如果说话的人不用这类成语,不是记录的人也就不会犯这个错误了吗?比如44页那一处,已经有了“有人讥为‘清谈’”,“风花雪月”不是大可不用吗?49页那一处,不说“瑕不掩瑜”而说“虽然有这些缺点,但优点还是主要的”,不也可以吗?

文章里边多用成语还是少用甚至不用成语,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我曾经应一本成语词典编者的要求,写过这样的题辞:

成语之妙,在于运用。